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一

共十六



安政二年新年鵠

清 沈德潛著 全部十六冊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日本賴山陽先生增評 玉巖堂



八家之稱昉於茅

順甫在此方徂來先生亦議其不公然先生以明李王媿韓柳則尤而儆之罪又甚焉者且罵歐公為宋襄之霸以韓柳已逝三蘇未出取譬頗切然歐公之文非韓非柳非蘇自成一大家譬之秦穆楚莊可耳余所不滿於茅者以曾玉列馬是已蓋茅師玉遵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謏陋少時誦習祇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內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

崑崙崑喜曾故叔
之大抵明嘉萬
間世多厭宋習頗
倡秦漢而王與唐
荆川樹幟敵之以
歐蘇易流淡泊而
曾差豐縉王差峭
潔足以相救於是
取用之而茅亦依
其繩尺焉耳要之
曾王豈可列為大
家哉

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遠求其備乎今就八家
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
相不無踈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
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
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
雄之仕莽一以為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為得乎聖
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
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
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
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

古人肖歐蘇之神
而面目不類可謂
善學宋者後來歸
震川亦屬小家
是等議論不言而
可者學兵者可學
孫吳曰孫吳不正
心求平庸將帥純
粹無過者師之可
乎

也天下無鶩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
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
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峭道折
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
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
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輔其庭矣若舍華就
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
等於獸皮之鞣者吾未見獸皮之鞣或賢於虛車之
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
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

此論太公叔曾王

不可不收諸公

乾隆唐宋文醇去

柳王加李孫則可

謂拘矣

陸宣公奏議文雖

屬別體不可不讀

經世之文貴明也

公文明也之尤者

宋呂東萊葉水心

謝疊山皆筆力絕

人似勝王梅溪陳

同甫同甫集中聲

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

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

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

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

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人目者唯上書三

策而已其餘史論

之類槩學蘇家而

不至者其識見亦

膚淺矣

明宋潛溪劉青田

方正學諸公之文

有勝曾王者是亦

不可不讀

半山非邪人使其

不遇則文不止如

此而後人亦不議

之耳

讀文視其人遭際

真名論也

凡例十則

一昌黎出入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為文

字中興維時雄深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廬陵

得力昌黎上窺孟子老泉之才橫矯如龍蛇東坡

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穎濱淳蓄淵涵南豐

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

山之文純粹狠戾互見芟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

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并其所際之時事

推論之方不膚泛

一賦為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為韻

語則與散體文自別。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茲仍舍旃。論體裁也。

一是編為初學讀本。故槩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上書表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采擇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文中事有關係者。每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為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裨官野乘。不敢泛入。

此方學者被束高閣。上書表奏屬無益。然余喜經世之文。如三蘇論策讀。方及不厭。雖性所愛。不可強之他人。而少年才子亦宜勉讀。長其才氣。

取古文就臆說。吾人通病。左繡莊子。因之類其尤者。沈叟蓋目擊陋之也。語從其簡。甚妙。然余批此編。則用繁其婆心。初學之意。則一也。

一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窺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為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且恐齟齬紛紜。轉歧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容誇多鬪靡也。至於徵引典故。語屬艱深。及關切時事。有待考核者。亦注釋一二。若人人意中語。胥從闕如。

一文不嫌於熟。然太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

此等膾炙人口爛熟太甚故沈疑其薄耳其實如與張僕射書何薄之有如原毀乃熟薄之甚者何以叔之上于襄陽書上陳給事書不叔之真見眼孔如上宰相第二書代張籍上李洎東書音屬請乞其氣不餒讀之凜凜何以不叔願叔

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序之類廬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陽書後二次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代張籍與李洎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推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一字有四聲初學誤讀者多矣茲按其平上去入加一小圈閱時心目了然然此為黃小計也若大雅君子亦何需乎此一八家中相沿譌字為音習而不察如中興之誤中興蒼黃之誤倉皇疑丞之誤凝丞閣下之誤

釋言請封禪數篇何哉

沈叟評點自少至老更易數次而成今余隨讀隨批不復覆閱必有冗複浮泛者且多雷同昔人而不自知然者其真率直臆臆見未必無益於初學耳

閣下孤負之誤辜負刺刺從東音七不能休誤為刺刺從東音辣汨汨從日音骨然來矣誤為汨汨從日音骨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已於本文中更定注明復滙錄於此學者反求其元本思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為少時所讀隨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攜之京師又增八卷評點略有更易乾隆己未復之京師又刪去二卷己巳歸吳顧子祿百見之謂是書簡而明可以問世惜乎鈔版多費未能也與陸太守閣亭商之閣亭捐貲力任其事十閱月告成中間斟酌參訂兩君為將伯之助云

癸未首夏念五夜
三鼓挑燈閱此序
例遂書

附言

一 讀本之行於世也久矣而初學憾其無邦點余頃得木村先生家
塾點本尋復借楚澤師所藏賴山陽批評本併抄寫之目為增評
八家文讀本而藏于家焉八山生觀之謂余曰君盍公諸世以為
初學之一助矣余嘉其言乃一校而授荆嗣氏云
一 此篇上截批語及題上尖圈並係賴筆未評與行間細批皆係沈
叟但其固在格上者恐混山陽氏故加沈曰二字以別之
一 山陽手批原本用朱書而今墨之則不可識別故勾畫點圈以單
雙分之「○、者屬沈」◎、者屬賴觀者察焉

安政乙卯復月

高齋精一識

一 曩高齋氏之校此書也以急於剞劂頗有不免誤謬者以
遺大方之憾矣今茲就各家本集而校定之且若其增評
因賴氏之稿本再三參考刪衍補脫始釐然復歸於正更
上稟棗以行之庶幾于少足解大方之憾云

文久辛酉陽月既望

玉巖堂主人謹誌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目錄

韓愈退之

後學沈德潛確士編次

卷一

原道

原性

原人

原鬼

原毀

對禹問

伯夷頌

師說

讀荀子

雜說一

雜說四

獲麟解

進學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卷二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停舉選狀

復讐狀

禘祫議

爭臣論

諱辯

張中丞傳後序

釋言

卷三

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元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與衛中行書

答崔立之書

與崔羣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四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送殷員外序

送區冊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墳序

送王秀才序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鄆州谿堂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卷五

河南府同官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太學生何蕃傳

巧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曹成王碑

烏氏廟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唐中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

施先生墓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祭馬僕射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貞文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箕子碑

封建論

劍門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翰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卷八

送澥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永州新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游黃溪記

卷九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山水近始可遊者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唐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朋黨論

縱囚論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克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內制集序

刪正黃庭經序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卷十二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偃虹隄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記舊本韓文後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但徠石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禮樂志論

食貨志論

藝文志論

伶官傳叙論

宦官傳論

周臣列傳贊

一行傳叙論

唐六臣傳後論

蘇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禮論

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卷十六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六國
高帝
明論
諫論上
諫論下
魯妃論
管仲論
辨姦論

卷十七

審勢

審敵

任相

御將

養才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軾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到昌化軍謝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卷二十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既醉備五福論

伊尹論

論周東遷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論

范文子論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芟論

論商鞅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卷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敷教化

教戰守

蓄材用

倡勇敢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答李端叔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公擇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鼂君成詩集序

韓魏公醉白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日喻

稼說送張琥

剛說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方山子傳

亡妻王氏墓志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轍子由

卷二十五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隋論

唐論

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民政策二

元祐會計錄序

古今家誡序

齊州閔子廟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曾 鞏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福州上執政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孫司封書

戰國策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後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宜黃縣學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思政堂記

墨池記

道山亭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書魏鄭公傳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進戒疏

原過

性情

卷三十

周公論

禮論

莊周論上

上田正言第一書

答韶州張殿臣書

與趙高書

周禮義序

慈谿縣學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遊褒禪山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傷仲永

首段是釋仁義道

德名義非關老子

也昔人不言及此

故理沒一篇好文

法孫子云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是原道文法也

沈曰孔子論仁或

從體言或從用言

此對煦煦為仁立

論故云博愛不得

議其有用無體

起手學中庸

忙中拈譬乃有波

瀾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亦宜。其
 所謂道也。其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其德非
 吾所謂德也。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非吾
 所謂德也。

道德之說魏晉以來混淆不明故先澄治之
沈曰黃老盛於西漢佛始於東漢此參錯言之
二段關老佛

孔氏與老釋混淆故又澄治之而舉欲聞仁義道德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

之說結之使與篇首相聯合文氣乃不散矣
以後數段乃求其端訊其末以開示之也

於關老佛之未舉民之名色倍加起後段聖人生養伏末尾士農工賈沈曰此段本並耕章當堯之時數節好辯章水逆行數節若泉所云長江大河濤瀾流轉於

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

三段關老

寒飢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相爭也

相奪也此等所謂

氣盛則言之短長

皆宜者

八代之衰皆使句

長短齊而虛字却

異韓公看破病根

故句長短參差不

齊而用一樣虛字

貫之是此公一代

得力處

一頓挫又以是故

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

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

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

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

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

生出議論

四段關佛

血脈自古之為民

四來

有聖人者立此指

堯舜以上故此處

舉禹湯以後伏後

段傳授之案

五段關老

六段關佛

引證又就此為波

瀾

沈曰宋儒譏其引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

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

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

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

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

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

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經未全不知韓子對釋氏明心見性言所引只宜從此截住

血脉自君出令云云來是灰線草蛇法也詩二語逼出先王之教四字巧

至七段繳還本意說道德仁義末尾言處老佛之方為結

此段如大將麾陣士卒聚一處又如演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劇末齣生且淨丑會合一處福善禍惡件件結局作大文字者不可不會此手法

所謂天下之公言

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滔滔汨汨衝突而來忽以斯道也何道也一躍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久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

後說傳授大文字非此收拾不上

又一蹶為大結

繆寡孤獨有此句

正是實落處置文

氣亦嫻嫻不盡

韓公此篇自學庸

取法來而雜以莊

子應帝王此著書

詔後之體也

儲欣評是躡襲黃山谷而不如黃之

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眾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隱括。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為無為。以有為為教。合仁義。

有味

從來說道者易流

于空妙枯淡昌黎

直自天下大經濟

處起見故其言語

語着實是後儒所

不企及而却譏其

其膚淺何哉

最不可及者著書

詔後不為高古雅

鍊之文而為人人

可誦之語如日月

皓然磊磊落落真

大丈夫也使揚子

雲王仲淹為之必

而言道者也。以無為為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為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為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

不能如此

五原一時之作然
原道之外槩不足
觀此撰果然列舉
豈撰云乎哉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言不盡失亦不盡得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不誠而四善皆虛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平叙無他奇不類
韓公他作奇奇怪

曾子公大京文讀本

卷一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發皆中節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過則甚不及則亡約其情以復性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甫訖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奸。瞽
 瞍之舜。禹之鯀。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
 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
 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
 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孟子云性善以本然之理言也。韓子三品之說以
 雜乎氣質言也。本孔子性相近二章而推勘之。至
 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理倍
 足。論倍圓矣。直舉直劈。老幹無枝。有壁立千仞之
 槩。

方望溪云韓公下筆便真氣動人信然

原人

起手平平忽一蹶乃着精神後又以平平演說出無此一問答通体不足聳人觀聽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

以三主字成議論末須主字起句結

東可悟頓挫法

道矣。是故聖人主。意。在。此。三。語。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上闡中庸。下包西銘。五原中奇而法者。東坡駁一視同仁為近於墨氏。其論甚辯。然一視而同仁。體也。即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篤近而舉遠。用也。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本無罅隙可攻。

本欲辨物性鬼神之異以解愚民之惑却如此着筆所謂人自屋中去吾從天外来者可悟作文奇凡之所以

通篇數段皆以三疊法以其有頓挫讀者不覺其反耳庸筆必先說此段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三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

原稿必并物怪連前土石風霆人獸鬼神平叙今分置兩處中間插問答再復土石風霆然後寫出物性乃異樣不俗六勢亦不窮

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無形與聲鬼神之常此中庸所言鬼神也憑於物而為形聲鬼神之變此左氏所言鬼神也篇中說得周密可以知鬼神之情狀矣

原毀俗休開後世
八股制藝法門蓋
唐時已有此体耳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先提綱後發揮以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知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知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沈曰二段似時文
二股連下今之君子
子二段看又是二
大股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身謂以庸陋自待也。不字非衍文。乃進一層意。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入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為君相言之見如此聽言可用人理國矣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即後代對偶排比之祖也。於韓文中為降格而賓主開合。荆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

余每疑孟子之稱堯舜處有過當者大抵堯舜禪代非如後世所稱述必有緣故堯無肖子而有肖賢舜猶愛子故傳天下耳戰國遊士誇談詡說成不近人情之論遂致子之子曾之禍雖孟子不免時習韓公此論差為不濶事情矣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

不磨之論

一篇皆雙縮至末尾單行一結乃成文字

尊孟而不佞於孟所以為韓退之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傳子自是常法。堯舜傳賢。適遇同時有舜禹耳。若漫云禪授而不得聖人。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文胎源孟子而議論尤為周密。

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

教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把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層累而上直至夷齊乃見究竟頂此文字取勢法

看佗轉摺開合處

再以今人形之無

此一節不成文字

可見養局法又可

見反振法

結處十五字如秋

霜烈日此一篇主

意却置之散場後

出人意外極正大

之論極奇變之文

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
 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
 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

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
 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賈充褚淵
 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耶。

聞道則惑解惑

字道字一正一反

說而無正反之跡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鍊句古雅

吾師道也一句牽

上搭下最妙

伏後案

鍊句古雅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備云。陡起。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

羣聚笑之問之則

曰此等處要看其

描寫主動文中當

必有此等着色處

巫醫百工重複有

姿致

起處委曲詳盡故
結處唯一兩句便
止此文章繁簡互
用法也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歸宿。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漢人經學之傳。宋人理學之傳。維其授受各有淵源也。唐人獨恥相師。故昌黎切直言之。參柳子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愈見。

讀荀子

揚雄陋儒其文亦
模擬之祖韓公每
每稱之至此之孟
荀殆不可曉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氏大醇而大疵
至於揚不醇不疵
不足言也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荀。揚。大。醇。亦。對。戰。國。時。著。書。者。言。
伊川程子云。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
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
蓋韓子待人以恕。
戰國時著書能明王道者。孟子外惟荀子一人。中
間性惡篇。顯與吾道相悖。餘可議者實尠也。昌黎
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不沒其醇。不
掩其疵。是何等識力。○近日靈臯方氏刪荀管二

子。荀子俱近於醇。可云成韓公之志矣。

此與下篇皆韓文之至者此以奇幻下篇以宏遠竝為獨造之技柳子厚梓人傳郭橐駝傳類視此其才高下奚啻天淵若龍之靈複一靈字歸重於龍文字亦不合掌尤妙易曰雲從龍此句是昌黎作此文根本却於最尾出之

雜說一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庵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皆是也夫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

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絕

龍說於最尾點題

馬說於最初點題

可見文法變化

雲固不靈於龍龍

乘此氣有千里馬

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文之頂

針回環千古定法

千里馬字七見無

一不變而不見變

之跡

執策臨之此一篇

著生色處

不知馬也之也作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寥寥短章寫盡庸耳俗目。○連龍說一篇六義中

邪為是

比體。

龍說千里馬說與此篇皆要見其語勢一順一倒處此文字流動圓活之所由也

一篇姿致波瀾皆在馬牛犬豕上犬豕豺狼麋鹿亦一一形容為甚文字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邊。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孟以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詭幻。

進學解

自容難而實感解
朝轉相摹倣此文
全換面目可見其
才力凌千古

刮垢磨光等字面
是韓公口吻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公復降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伏惟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明選公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沈曰六經左國史
漢不獨意到無不
鍊字鍊句韓柳文
猶多鍊者至宋人
純是策論氣習時
文非古文矣宋人
中曾南豐間有鍊
句
沈評信然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久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榑侏儒。椳闈店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

何如也。解前四段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畊。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高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我爲楛。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胸中抑鬱。反借他

人說出而已則心和氣平以解之宜當時宰相讀之旋生悔心改公為史館修撰也按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本有愛才之心故其言易入
 ○多用韻語揚子雲解朝已然蓋用韻語則鏗鏘作金石聲也

愛直贈李君房別

是恐非韓公手筆
 不知沈叟何意收之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張建封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是直之有養者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白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欲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久焉今

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指所往之處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總期直道之行不論在彼在此也何等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胸次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愛直惜直也。張公任其去。為張公惜。恐天下不能行其道。又為天下惜。中間并有激厲李生。使益堅志節意。

